純常子枝語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萍鄉文廷式撰

余校書甚多往往寫書眉間不錄於冊今略撿錄行篋所存及新校者備列此卷爲開書者取焉

元史五行志序論見胡仲子集卷一今取以校之

其初一陰陽耳陰陽一太極耳　集作其初一陰陽耳太極耳

身爲神人之主　集無身字

而心範圍天地之妙　集無而心二字

自身而推之至備矣　集作厥功既成有洛書之瑞是

爲洪範九疇箕子因而演之其言天人之際備矣

生之大傳　集無生字

顧乃執其類而求之　集作顧乃拘拘然類求其應

會大風吹海水溢涸　集疊水字無會字

濟師大捷慮宗以爲天導我也　集二句先後互易

五方不殊性　集無不字

其餘畏天　集無於字

郡邑災變　集作災異

深自謹焉　集謹作警

作五行志　集作爲五行志云

及凡霜雹之變　集作及淫雨傷稼穡
爁炎　集作濫炎
中央生萬物者也　集無萬字
按以上同異或由宋景濂點定然胡氏之識能知史法
非景濂所及故特錄原文備校勘元史者閱焉
又胡仲子集中錄元憲宗諭功臣誥自題其後云此誥
見元史忙可（今作哥）撒爾傳中方北庭草創其言爾雅有
如此者中統至元諸公未之或逮也因表而出之加筆
削焉今以忙哥撒爾傳校之
斡羅思阿速穩兒別里欽察之域　集作斡羅思阿速

別里欽察吾之域 按此略有誤

伐山 集作伐木

欲得之心 集之作於

勦勞 集作勦勞

治朕皇考 集治作迨 按此元史刋本誤字

察哈台阿哈之孫太宗之裔 集察哈台下衍以字無

太宗之裔四字

克薛傑 集傑作格

汝父詔將大旅 集作忙可撒爾詔將大旅

拔赤台等謀是用潰 集作石烈門拔赤台謀是用潰

使辦治之　集作俾訊治之

汝父體朕之公　集作忙可撒爾將朕之公

又使治　集使作俾

脫歡脫兒赤　集作脫歡赤

罔不怨　集怨作慭

人則雖死　集作爾父雖死

朕將寵之如生　集作朕篤不忘下有亦惟汝圖厥終何

如是而有福不如是而有禍　集無此二句

立身正直制行貞潔是汝之福反是勿思也此句元史本有誤字

集作省厥身罔弗克正時乃之禍反是弗思時汝之咎

怨汝父者　集怨作懟

朕言　集作朕志

弗愼繹之　集弗作勿

怨汝　集怨作懟

又而毋而婦至則盡善矣　集作汝亦永建乃家汝祖

汝父無替厥祀

按胡氏點定處多摹僞古文何書是其一失然文義亦有較元史詳備之處合觀之庶可知未譯蒙文之本意

矣

唐史論斷余得一舊鈔本以福建新刻本校之字句異同篇目詳略皆足以資攷證今摘其較勝新本者錄於左方其無關出入者不悉載

目錄責封倫舉賢　原作責封倫不舉賢篇目不同至多皆勝今本茲不悉出刊本錯誤顯然者亦不錄

張柬之遂廢武后　原無張柬之遂四字　按孫氏所論是史家書法與張柬之絕不相涉此篇目舊本較勝當從之

帝王細務　原作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是當從之

崔損卒　原作崔損便僻固位

卷上

復置十二軍條　乃謀遷都以避舊本避下有之字

中書門下議事條　天下親覩　親作但

定朝廷之制條　貞觀之治　貞作正全書皆然

房杜相業條　各有著法　有作省

追尊祖宗條　治與古同　作與治古同　按治古二字見荀子此校書者妄改當從原本

狄仁傑薦張柬之條　一婦僭天下大號　婦下有人字

韋后安樂公主進鴆帝　原無進字

惛惛然平等人爾　平作何是

卷中

開元尊號條　千萬世罵與笑耳　罵作罪

刑罰幾措條　人道盡喪也　也作矣

册忠王條　明皇以林甫之言　以作於

用王鉷條　今乃恣奢日廣徧賜嬖寵之家云云　原日作逸徧作偏乃逸字賜字斷句文義較合當從之

李光弼斬崔衆條　將帥尊朝廷威　原作將法威朝廷尊

李峴降蜀州條　若盧附會輔國亦言其冤　原作不言其冤是

開陵陽渠條　謂天下利害　謂作繫

陸贄論吐蕃條　不可假夷狄明矣　假下有力字

卷下

用裴度相條　太宗之士字　原作太宗之業

失河北條　止四年　原作至十四年

不可得爾　爾作矣

貶杜元穎條　至於名亦未必失　名下有位字

辨朋黨條　助成治平之業以此所謂云云　以作矣

不能制其黨　制作誅

制內臣條　此內寵臣之尤盛者　無寵字

令狐綯縱賊條　罷太子爲太保　原作罷爲太子太保

鄭畋罷相條　何至成大亂　原句末有哉字

湛然居士集余所得影元鈔本與李仲約侍郎藏本字句異同極多大抵勝李本者十之七八袁爽秋觀察所刊即據李本而間加案語不斷攷證尤失真矣今錄其得失之顯見者列之左方其兩通者不悉出焉校語在書眉此不具錄

北宋士大夫多篤守漢唐注疏之學如聶崇義邢昺杜鎬孫奭以至丁度宋祁賈昌朝楊安國彭乘之徒載在史籍源流可稽也至劉原父始好爲新說而歐陽文忠欲刪讖緯又推重孫明復之流而學術始一大變按伊川語錄云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是程學不重注疏而朱子語類教學者讀注疏不下十數條又卷一百二十九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朱子在南宋特重注疏如此故朱子道問學之功非濂洛之所能及也

墨子非命中篇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

昔三代有若言以流傳矣今故先生對之畢秋帆云生當作王孫仲容閒詁云顧校季本吳鈔本並作王俞樾云此子墨子託爲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當爲王非是詒讓案當作今胡先生非之諸校並未得其義案畢說是也墨子以執有命者據三代爲言故即以先王之說對之故下文引仲虺之告太誓之言皆先王之書也今故下或脫以字

近時外侮迭至內治不修士心慘然乃知民散之弊至於如此於是立會立社之風稍稍復起蓋自國初用閣黨之餘論以濡銓劉正宗輩定一切法宜有此弊矣乾

隆慶間法禁尤嚴然當時士夫亦頗有知之者吳江張海珊小安樂窩文集書魏叔子續朋黨論後云舉天下之人渙焉各不相屬於是國家之事無一可爲者矣又云今天下非無事也自公卿以至布衣自一鄉一邑以至四海九州之大各懷其私各顧其隱泛泛然若秦越人之相値於中途皆將解攜以去者一事之來壟斷而望可左可右也踦閾而語可出可入也極其陰陽向背進退語默之術以幸苟免於斯世蓋以漢唐宋明之所謂朋黨者至今而廓然清焉而國家亦究何賴哉鄉曲之士苟有以道義相切劘相稱引者皆將加以標

榜之行朋黨之目然則士之處此世者豈不難與鐵甫之言固見幾於早者也夫積力以求勝於民而豈知環伺之敵之不易求勝也哉

王阮亭香祖筆記卷七云予奉使祭告西嶽於玉泉院見無憂樹四株後閱內典頻頭婆羅王立瞻婆國婆羅門女爲第一夫人生子名無憂又生子名離憂其無憂即阿育王也後王出外園游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已此華樹與我同名心大歡喜盡此樹與青柯坪婆羅樹皆西域種

穀梁莊三十一年傳齊侯來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楊疏案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則以戎爲豆也故徐邈云今之胡豆也周穆旣取嘉禾齊桓復頒戎菽洞酌之義挹彼注玆帝王之大法也

齊民要術卷三陸機與弟書曰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苜蓿歸按事見漢書卷四陸機曰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塗林安石榴也又引廣志曰胡椒出西域卷三博物志張騫使西域得大蒜胡荽延篤曰張騫大宛之蒜卷二一漢書云張騫爲外國得胡麻

梵語調伏曰毘奈耶已調伏曰毘膩多見華嚴玄談卷三今歐邏巴語凡現作與已作異名蓋本之印度也

尙書洪範正義引尙書大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蓋言五行不言四大皆指人用而言余謂四大爲出世法五行爲入世法此可證也國語鄭語曰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此化學農學之所始

揚雄太玄經玄測曰盛哉日乎炳明離章五色淳光今西人言日有七色與此義同褚先生補史記龜策列傳衛平曰天出五色以辨白黑亦言色出于天

宗鏡錄卷二十七引法華方便品偈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此正不指世間爲正不指發火析智爲正不

指燈炬體法炬爲正不指星月道種智爲正乃指日光一切種智爲正按此雖譬喻語然一切光皆出於日一切種智亦生於日可由此而悟也

荀子王制篇云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楊注五疾瘖聾跛躄斷者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矇瞽脩聲聾聵司火之屬管子入國篇云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注云兩手拱著不扶作中者謂之握遞不耐遊能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按官而衣食之即荀子所謂材而事之注謂官給衣食非是殊身而後止盡收養之外猶必因材而用之其使之成材者又必有教之之法此三代所以無

棄人而王道之所以大備也

辛稼軒乾道乙酉進美芹十論其審勢篇云虜兵加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於蹂踐之餘田宅罄於掊剝之酷據此則　國朝漢軍之名亦源於金也

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漢軍初制一條云國初俘掠遼瀋之民悉爲滿臣奴隸　文皇帝憫之拔其少壯者爲兵設左右兩翼入關後明降將踵至遂設八旗康熙中平三逆其藩下部落亦分隸旗籍雍正中定上三旗每旗佐領四十下五旗每旗佐領三十其不足者撥內務府包衣人隸焉蓋雖曰旗籍皆遼瀋邊氓及明之潰軍

敗卒今生齒日繁豐沛舊臣何不能富饒而聚若輩數萬人於京華又無以令其謀生之道當軸者宜有遠略歟禮王之意蓋欲以漢軍盡占民籍也然今日之漢軍與滿洲蒙古多通婚姻仕宦之家禮俗並同其隸內務府者顯貴之易尤非外旗滿蒙所及故京師之中內城風氣議論與外城迥異而滿蒙漢之分則外城士大夫多有無從揣測者矣

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隨筆云予性好讀史幼病元史蕪陋欲仿五代史記注凡有關元一代典章制度名臣碑版墓誌無不詳細錄載更訪求各家之文搜羅十餘年

得百數十家半係傳鈔精本或四庫中所無而元刊尚在者擬先爲元文選以十家作一集陸續刊刻道光庚戌首集既成尚未散布即燬於亂嗟乎文之顯晦數也余心緒衰耗無能爲役矣僅存元文選目留待後者恭甫字小亭仁和人官滬商道爲余友人沈子培刑部曾植予封編修曾桐之母舅聞小亭晚年落拓京師其所藏金石書籍悉爲人所盜賣其所見元人舊集距今不過三四十年而海內藏書家有不及見者矣其所選目猶存惜未及借鈔也

世之說春秋者多言攘夷然問之以華夷之分則不知

也夫杞用夷禮公薨楚宮此中國之淪為夷狄也左史陳詩季札論樂此夷狄之進於中國也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於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為夷豈眞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為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為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為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閒皆夷狄邪余謂繼莊之言迭為華夷信矣而其界幽燕閩廣為說則猶似以地斷也華夷之分在於政教而已遼晉之政教無以大異不得謂石敬瑭為華阿保機為夷也閩廣之盜賊縱橫賄賂狼籍不得謂今日華

而昔日夷也神明之冑被服禮教洽習仁義則黃虞三代之古存矣春秋之大義不在斯乎

說苑君道篇曰天之生人也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人當作民唐人避諱改）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按子政說春秋大義如此夷夏之分瞭然可見矣不僅用夷禮而後降貶也

史記有秦楚之際月表以楚繼秦故列項籍於本紀此不刊之典漢武猶能容之後人不當復有所譏者也班

孟堅作漢書斷代為史故前不紀項籍後不紀王莽所以尊本朝與史遷作通史之例異宋司馬溫公修通鑑乃不宗史記而宗漢書殆失之矣羅泌路史禪通紀云方秦之亡也籍既自立割漢中以王高祖漢中之地非惟偏也高祖之王又出於籍籍方分王諸侯而高祖固出其下是天下之勢在籍也烏乎而不紀之故必待天下之一而後紀還於漢是編年之法也此所言深合史例錢辛楣乃謂與楚並列是不以正統予秦尤恐求之大深非史遷之意矣

鹽鐵論散不足篇羊淹雞寒孫仲容札迻云淹腌假借

字釋名釋飲食云韓羊韓兎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也雞寒當即韓雞韓寒聲近古多通用余按唐語林卷二文選曹植樂府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子建七啟云寒芳苓之巢龜五臣改寒爲搴於理不安孫氏此書自云不取前人成說此條乃適用崇賢選注矣語林此條云匡乂家有其書蓋資暇集之說衍篇中適無此書俟檢　又按七啟注寒今脯肉也不作臘肉

莊子齊物論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郭象注云是猶對牛鼓簧耳俗語對牛彈琴蓋出於此又牟

子理惑論云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蚊䖟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蹀躞而聽亦俗語之所本

文中子立命篇薛收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以示民釋地祇蓋知示卽祇字文中子固精小學也以民疑當作於民

顏習齋貿性粗故持論每有過激之處然其重六藝求實用不可非也又深見明末國亂民窮而士大夫高談性命無補世變循至滅亡深推其弊歸咎宋儒與王船山顧亭林大概有相合處其詆宋史評爲王荆公雪平

原辯論博而篤則習齋於史學攷究亦深又其言曰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此中國積弱之源習齋痛切陳之亦未可以爲偏激也習齋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余謂但言舉人材而不言教人材則不獨禮樂未可興即農無農學兵無兵學所謂富强者亦不足恃也王船山黃書愼選一篇亦但言及鄉舉里選而止此皆爲秦漢以後制度錮蔽耳目故

雖豪傑之士莫能窺見本原夫非庠序學校以育人材而使士農工商盡出於學校不足以見王化之成也若待人材之自成而舉之則懸民之術而苟且之制即鄉舉里選與詩賦制藝其得失相去幾何哉

宋胡宏知言曰三代而後漢唐之盛謂愛民而富民之君則有之謂愛民而教民之君則未之有也五峯知三代以後之失教然富民之術秦漢以後亦偶不擾而民自富耳非君之能富之也

釋玉琳語錄云順治庚子奉詔到京閩森首座爲上淨髮即命衆集薪燒森　上聞遽許蓄髮乃止玉琳

居潮州報恩寺俗姓楊又號波木陳道忞禪師潮州林氏子順治間亦屢得　詔對木陳性好結納故當時頗有世譏矣

孔北海雜詩云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又云呂望尚不希夷齊安足慕此其志業素定甯死於曹氏以殺身成仁而不願引退避禍所以比潔於秋霜瑕玉也張茂先雜詩乃云承恩慮崇替慨然獨拊膺夫當昏主孽后之朝匪甚遯以自全即捨生以殉世可兩言而決也而茂先惟崇替之在慮徒掞纘以如冰此所以晝拆中台卒莫逃殺身之禍歟同一不免於亂世其視北海之勇

若不懼相去遠矣　按北海雜詩一篇詞旨甚顯其結四句云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尚不希夷齊安足慕明知譏笑淩厲曹氏必不見容然旣不望爲輔義討亂之賢更不企羨遁世鳴高之彥唯以此身橫當猛虎任其噬嗒而已鍾譚之流謂此詩放言不測固不得其解陳沆詩比興箋乃云文舉志匡漢祚不附奸雄成則爲呂望不成則爲夷齊亦未得此詩之旨也（夷齊之舍身殉義乃避世之士文舉則立朝不去故云夷齊安足慕）吳姚信士緯云（意林卷四所引）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按當作背陽向陰）雄偉孤立惟金性多故忍於殺身而不悔矣焦袁熹此木軒雜著

云北海慨憤懣不平之心譏言莊論不能有所發攄則託之嬉笑罵譏時出乎倫理之外固宜有之然不如此亦自不免諒哉

細川廣世日本形勢總覽載全國寺院分天台宗法眞言宗禪淨土宗律臨濟宗禪曹洞宗禪黃檗宗禪明末劉琦隱元開派眞宗始一向宗近時僧親鸞開派日蓮宗文永開日蓮開派時宗正中開僧一遍開派融通念佛宗大治間良忍開派法相宗其教導職人總數倘過七萬人雖維新後減少而書中言爾來僧徒恢復不虛也至各教人數書未開列楊仁山云日本佛法倘有三論宗其源出於鳩摩羅什至法眼宗則高麗倘有

傳派倶再訪之耶蘇天主一致則舉國信從者甚多總覽不載未知其故也

南史袁昂傳梁武帝謂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玆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是古人未盈五十已謂白頭正在盛年即云晚達蓋六朝政令苛煩士大夫多橫罹罪罟加以好服金石致損天年徐廣七十以壽爲戚褚淵四十或謂期頤一時之言未可以隋唐以後例也

北齊書杜弼傳齊高祖曰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

者尊其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酉陽雜俎續集卷四引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寮拜有虜中使者見之歸國遂行此禮時禮樂盡在江南北方聚勤法之以此推之王猛存晉之說蓋符公議魏收島夷之傳徒形輕薄而已要之據事直書無庸設正統之名也

太史公漢人作史記稱漢諸帝爲上是其職也司馬溫公作通鑑乃通史之例而於列代人主皆稱之爲上失史體甚矣友人黃公度觀察嘗譏之按今之道員與唐觀察使迥異今姑仍俗稱耳

以地言之則今萬國矣以人言之則古一族矣遞興遞衰遞微遞著史家記其成敗之迹爲世法戒而已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太史氏之微言也乎

衣冠禮樂非三代之遺法制刑名踵百王之末而侈然自稱爲中國詆人以夷狄則適爲萬國之所笑而已矣皇甫持正集卷二東晉元魏正閏論云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于地哉杞用夷禮杞卽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爲頑人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非

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成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悉其暴强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離委之戕殺指衣冠爲芻狗邀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于朝哉至于衣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此以禮義分夷夏不易之論也

論語一書門弟子記孔子之言其實夫子祖述憲章中多古語特書缺有間不能盡知其出處耳如巧言令色鮮矣仁此夫子說書語也敏而好學不恥不問是夫子

解論法語也以此推之如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皮科韻語必古之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作古韻語疑即出老彭之稽典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必禮典之稽文夫子讀而論之朱子以爲記孔子之誠意其說轉遜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數語皆有韻之文汪中經義知新記亦云修講一韻徙改一韻余意厭倦亦合韻也必學創之遺說夫子引而志之鄭孔之注均未明言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此似爾雅何法必古書之成語夫子引之而釋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不然子路問士而夫子驟應以形似之言則文義不

順矣劉氏正義以朋友二句爲記者釋之其說非是其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之見左傳以德報怨之見老子尤爲顯證此疏釋家不可不知之要義也

朱駿聲經史答問云問使驕且吝以擬周公似不于倫曰逸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悋時乃無敵故孔子以爲言又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用逸周書程典篇之說以此知論語之言必則古昔也

史記趙武靈王之改胡服秦昭王之用商鞅往復辨論乃後世議院之根本也至鹽鐵論歷載丞相御史與文學賢良詰難數十篇則今各國上議院下議院之勢成

矣洪範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協于大同乃底元吉立一代之制度將損益於百王非衆議而節中之能無苟且之政乎

西書言西國舊法大抵近百餘年創成惟公議院之制乃沿古時習俗由公會而有公議由公議而生律法其初未嘗不與國君爭權其後乃終能爲國家立政撥淡舊西域傳言大秦國置三十六將會議國事此西國議院之最古者管子君臣篇曰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知以民體爲國則必不以一人之私害天下之公矣

元余忠宣青陽集題宋顧主簿論朋黨書後云天下之勢如操舟舵師失利豈特梢夫之患哉凡同舟之人患也故有憂天下之心者無不有以盡其言三代而下宋猶近古內而宰執侍從臺諫有奏疏卿監有輪對朝臣上殿有奏劄皆與天子酬酢殿陛之間如家人父子之相與外而監司郡守凡所職事皆得以疏聞若事大懼重言者不以言則太學京學諸生與凡韋布之士皆得詣闕上書言之其下與上同患如此故能外捍強國內修民事傳緒三百餘年而後亡宋竇忠樂跋陳諫議遺藁云太學號賢士關河嶽之靈何往不異質直節勁氣

於六館者爲尤著此學校之有益於人之國也余按議院之設宋太學已開其先聲然正下與上同患之義非下與上爭權之義也宋明兩代言論雖哤而國祚得以永延由不閉塞之故也

荀子正論篇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呂氏春秋去私篇腹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天下之大義也然則漢高帝三章之法乃用儒墨之舊說遵百王之大義而非秦人法家之弊宜有天下者也孟子曰仁者無敵至是而始驗矣尹文子亦有此語

明太祖道德經序曰朕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

一日覽書見道德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也明之享國近三百年者其端在此不然則為亡秦之續而已

張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官秦州刺史高僧傳附遠傳輔嘗論史漢優劣

帛遠常譯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籙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同上

世說汰侈門注引王丞相德音記

史記周勃世家集解引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

又趙世家集解引綦毋邃曰陵苕之草其花紫疑綦毋邃有史記注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摯虞文章流別集正義引晉徵祥記

唐人以詩賦爲重故五經正義既定而經學遂荒一代談經之人寥寥可數唐語林卷二云大歷已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匄毛詩原彝仲子陵韋彤裴茝講禮章庭珪薛伯高徐潤

並通經此可得其大概然啖趙之春秋既爲朱子京所譏施士匄之說毛詩爲劉禹錫所記者亦絕無可採亦見唐語林卷二至於昌黎論語筆解既當時所不數尤不足以名家然皆輕蔑前人好滋新說上失六朝之舊法下開兩宋之先聲矣

宋初柳開河東集補亡先生傳云先生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爲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爲不可因吾見玄之爲心務以異毛公也徒欲强已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指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與若玄之是箋皆可例去之

耳按康成箋詩宗毛爲主如有不同始下己意何嘗務與毛異乎仲塗欲於諸經悉別爲解斯爲好異之甚但於詩猶知宗毛則蔑棄前人之風猶未至耳

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草木生類乎曰生類也曰有識乎曰無識曰無識當得爲生類也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也此所謂識釋家謂之識神西人謂之靈魂（此皆譯者以中國相似之字名之其原文之意未盡也）然草木有呼吸則知識未必盡無水土無滯積則生理亦未

謂絕宇宙之間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知其可知者而已矣

傳蘭雅生物雜判動植說云如海絨珊瑚類實爲動物而形乃與植物相似醇質浮漭之類以顯微鏡見之時有移動亦不能因此稱爲動物又有數種植物如菌菇之類均藉生物以養又數種花草之類尤賴動物爲食如嗜蠅草葉張如口蠅蚋誤入閉闔而吮其血以養本花菌菇生長多賴養氣故必生於動物腐爛之處吸收養氣與動物同總之欲判動物植物終雖有定界限夫動植顯見猶難區分況其知與無知果可以意識緣測

哉丁韙良格物入門卷六云物本質之理精微難測知原質分爲各類能識其皮毛不能悉其底蘊如物之色臭味以及形狀皆屬外相人所能知者卽以此爲限余謂物之才力他日以電學攻之必有可知然未達一間之處終有待於聖智也

劉伯山通藝堂集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一篇於經旣無可證於史又多臆度之詞所謂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也古不二斬故以母之親父在尚不爲之三年而謂可兼祧乎張履積石文稾云不貳斬之義爲特重大宗降其小宗而言非今之爲後及兼承者所得援然攷之

則例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大宗均爲大宗父母三年爲小宗父母期小宗子兼祧小宗者爲所生父母三年爲兼祧父母期又未嘗不比附不二斬之禮意也

梵爲西域字然後漢書名梵者有三人斌爲譌俗字然魏晉間已有石斌石虎子劉斌世說賞譽門注又孔叢子陳王義篇魏王聘子順爲相注云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之子此注不知何人所作當是誤字隋地理志鴈門郡統縣有大斌西魏置元和郡縣志云後縣神䴥元年置名大斌者取稽胡懷化文武雜半之義

又按通典樂類載魏公卿奏曰於文文武爲斌臣等謹製樂舞爲章斌之舞則斌字其來已久特說文不載耳章大來衡陽雜錄賜字有解盡義者阮亭先生詩昨朝下成蹊今日餓已賜云見古樂府余案方言曰賜盡也潘岳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皆阮亭之所本

王船山讀通鑑論明本及末知人論世奇偉之書也其不滿於明太祖亦時一見之其論光武云古無不學之天子後世乃有不學之相臣以不學之相臣輔共學之天子其論唐以殷周漢爲三恪一條云及劉伯溫宋景濂不復知有乾坤之綱紀弗能請求劉李趙氏之裔以

作賓王家曾林甫之不若藍明初諸臣之不學船山所深恨也治之不古自高帝始非但秦也秦以亡而漢以興亡者爲後戒而興者且爲後法人紀之存不亦難乎明人恆以太祖比漢高而船山之言如此則其驅除之功與其不學之咎各得其平凡大儒者非一世所得私故持論不能取媚一時貽譏千古也船山近之矣

其論父在爲母服齊武氏改爲斬衰一條云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猶且自詡孝慈以倡率天下中國之不夷狄者幾何亦幷譏明太祖之孝慈錄也

論尹翁歸卒宣帝賜其子金一條云唐宋以前詔祿賜

子之豐猶先王之遺意至於蒙古私利而例祿淇武之初無能改焉祿不給於終歲費不踰於百金賊亟附君亟危而問飼豬彼將曰救死不贍復奚恤哉

穆天子傳卷二天子至赤烏氏口山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

王船山宋論卷四云仁宗有大德於天下及今民受其賜大德者航海買早稻萬石於占城分授民種是也其種之也早正與江南梅雨而相當可以及時而畢樹藝之功其熟也早與深秋霜燥而相遼可弗費水而避亢旱之害其種之也田不必腴而穫不貲可以多種而無

瘠蕪之田皆其施德之普也今西人講求農事或盡去其本國之種而求之他國或竟廢其舊有之法而轉學他師周穆王之事雖不可知觀宋仁宗之移稻可以信其效之必然矣

又按齊民要術云今世粟名多以人之姓字爲名目亦有觀形立名亦有會義爲稱聊復載之云爾朱穀高居黃劉猪獬道愍黃聒穀黃雀懊黃續命黃百日糧有起婦黃辱稻糧奴子場音加支穀焦金黃鷂鴒合服今一名麥爭場此十四種早熟耐旱免蟲是後魏時北方尚有早熟耐旱之稻或農事不講至宋而漸稀歟要術又

引異物志曰稻一歲夏冬再種出交趾俞益期牋曰交趾稻再熟此與占城之種同今廣東歲資暹羅越南之米然其味不敵江南之美則地氣既殊而耕耨之法亦異也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卷六曰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按此事亦見唐書西域摩揭它傳太宗英主故能采外國之法貽利後人至今賴之矣筆記又云唐以前書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

言經學不可不通小學言小學不可不知通假固也而今之言通假者則無字不可通無聲不可假讀古書不可不通古音通古音不可不分部次固也而今之讀古書者則無句不入韻無字不可韻小學之弊且支離附會至於如此甚矣學問之事創始之難而敗壞之易也

管子戒篇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與戎叔布之天下史記封禪書索隱解引服虔曰山戎蓋今鮮卑是

史記大宛列傳云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

求衆則離宮別觀盡種蒲萄苜蓿極望按漢使雖種蒲萄而未能用死法釀酒李石續博物志引孟詵詵唐書有傳云蒲萄不問土地但收之釀酒皆得美好梁元帝金樓子卷五云大月氏國善爲蒲萄花葉酒或以根及汁醞之其花似杏而綠蘂碧鬚九春之時萬頃競發如鸞鳳翼八月中風至吹葉上傷裂有似綾紈故風爲蒲萄風亦名裂葉風也

楚辭大招三公穆穆登降堂只王逸章句云降一作玉按此後世玉堂二字之所本

史記封禪書齊桓公西伐大夏楚辭惜誓篇有大夏之

遺風章句云大夏外國名也在西南洪氏補注云淮南云九州之外有八殥西北方曰大夏史記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居正義云大夏國在嬀水南又漢時西方大國曰大秦蓋夏與秦皆呆中國之名以名其國也水經河水注釋法顯曰蒲那般河逕摩頭羅國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按佛經言生中國難後世僧徒遂以印度爲中土而以華夏爲東土不知在佛當時所言中國正以同於華夏而名魏志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曰大秦國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

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今意大利人目睛獨黑無參之言殆有徵乎

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康泰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為人眾秦為寶眾月氏為馬眾此稱秦稱月氏不加大字知大字為倣效中土之稱又西人稱中國為支那余與黃豪伯大令楙材並以為秦字之合音後與洪文卿侍郎言之所說正相符合以此推之西域之通中國斷非見自張騫孔叢子陳士義篇云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魏王問子順曰古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據

此則黃帝虞夏之後周秦皆與西域相通

後周書武帝紀保定四年三月庚辰初令百官執笏是仍用君臣之禮陸清獻以爲廷臣不執笏乃奴主之禮也又建德三年正月壬子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蓋軍旅之服以短衣爲便未可以胡服譏之也史稱帝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五年平齊寶收其效又宣帝紀大象元年正月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疑自是以前雖禮服亦多沿鮮卑之俗矣大象二年三月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此則非禮之至然婦人俯伏之儀遂襲爲故事矣

王夫之識小錄云笏木用象趣輕便者用黃楊及槐木爲之非制也或乃以孔林楷木作笏衍聖公以此贈人要非士君子所忍用

趙武靈王胡服當時與國爭之按續漢志引漢制度云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然則後世貂璫之制卽沿用武靈之胡服矣史記淮南衡山列傳集解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蓋秦制兼采列國漢又因之也淮南子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然則後世貝帶亦胡服也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引乾𦠆子李丹曰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

秦伯文身以王吳莊蹻變服而長滇與禹祼身而入祼

人之國其意同也俄國彼得王改從德國之服今日本亦效西人之服與趙武靈王改效胡服其意同也衣服器械皆得與民變革之事無庸拘拘於舊俗也史記貨殖傳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

淮南子說山訓云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然則讖緯之說淮南已及見之荀悅申鑒俗嫌篇云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又云以仲尼雜已然則必有出於哀平之前者矣

晉釋道安定沙門以釋命氏與增一阿含果懸符後世從之然其初魏晉沙門皆依師為姓並見高僧傳余以僧傳攷之若佛陀曇無求那之類皆依梵名其他則並以國為姓漢安世高則安息之太子竺法蘭則天竺國人支婁迦讖則月支人吳康僧會則康居人支謙則月支人惟吳時維祇難天竺人晉帛尸梨蜜多羅西域人維帛二姓未詳所用按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則尸梨之稱帛亦當是本姓又晉于法蘭高陽人于道邃燉煌人于法開不知何許人然事蘭公為弟子則從師姓也又有于法道于法威威法開弟子其姓于未知何本竊意其師必于闐國人晉時經典多由于闐傳至中土

不悉錄以國爲姓亦不具耳若衛士度朱士行則仍用中國之姓未經改變者又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其姓單當亦從師姓也

國語周語上虢文公曰瞽師音官以風土韋注音官樂官風土以音律省土風案此言風土不言土風注似誤也風土蓋即京房葭灰候氣之類又水經注云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善於防故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差矣此則以音省風土之事故下文云時布之于農蓋即布其高下燥濕之宜也

說苑奉使篇趙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

可知此古人聲學必測天氣之證
宋芸子采風記云俞正燮謂爾撒即耶蘇之對音以彼書自言後耶蘇六百年爲證言其教所遵行有摩西書誡而無耶蘇新律如七日禮拜四十日清齋不食豕肉之類惟以十字爲天方交綫有疑十字架之飾詞考景教碑言判十字以定四方新約書耶蘇常語使徒須背十字架從人子似非指被釘之十字架言十字架爲天方交綫正與景教碑合而耶蘇被釘十字架偶與之涉耳其教由猶太衍傳特欲推彼族一人以爲宗主與耶蘇無涉余按爾撒即耶蘇回教書亦有徑作耶蘇者俞

理初之言不誤回教述摩西而不遵耶蘇猶路德述耶蘇而攻當時之加特力教耳其實兩教皆出猶太世次甚明余前卷已詳考之不復出

今時俗語謂怨誹爲饒干令升搜神記卷三喬玄云怪異如此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此以饒爲欺嬈宋嚴州圖經建德古跡云黃饒距城四十里相傳黃巢爲亂時陳尊宿語郡人曰勿憂乃織大草屨置城西三十里外木杪賊至視之曰彼有人焉遂出境後因名其地首爲黃巢所饒是以饒爲恕饒唐時已然宋時亦有得饒人處且饒人語見老學菴筆記卷一

俗語呼爾爲你按爾字本有你音世說文學門劉尹云田舍兒强學人作爾馨語晉書王衍傳何物老嫗生甯聲兒爾聲即甯馨譌讀爾爲你故與甯字雙聲通轉矣又按通雅云俗語那倘猶宋人言你字雖譌俗然實即恁地余謂那倘即甯馨之轉音也

爾字之變體吳大澂字說云余集古印文二百餘種往往有鉩字其印即周之璽節朮爾古通故鉩即璽字按爾或爲尒六朝多如此作尒書爲尓又加人字偏旁則後世展轉致誤耳

爾通作呢呢與你亦雙聲

洛陽伽藍記云李元謙能雙聲語常經郭文遠宅曰是

誰第宅値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傳奴慢罵傳字卽甯馨之合音與此字義相對又宋以來詞曲多稱彼人爲那人那字亦甯馨合音疑此文傳字卽後世之那字則甯馨二字亦可解矣今吳人問人如何曰那哈其字亦當作甯馨而意則與古略異

後周書儒林樊深傳云嘗讀書見吾丘子因歸侍養按漢藝文志有吾丘壽王六篇隋經籍志已不箸錄各書亦無引之者深未必及見此書吾丘子當是丘吾子之誤說苑敬愼篇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其音甚悲少進見之丘吾子也孔子下問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丘

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深之所感蓋以此也

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一云河西鮮卑偷髮利鹿孤偷髮即禿髮之異文

老子絕學無憂章王弼注云夫燕雀有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數語為有韻之

文不獨王逸之注楚辭也先鄭周禮春官注天子之容數語亦有韻

翻譯名義集色法什物篇云蔡此言影西域立表量影

新毘奈耶云佛言應作商矩法取細籌長二尺許折一

頭四指豎至日中度影長短商矩即度影法也商個釋

慧嚴傳曰何承天問佛國將用何歷嚴云天竺夏至之

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八寸爲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

兩建辰之月爲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

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

說帝勅任豫受焉宋史律歷志云何承天始悟測影以

定氣序注云景極長冬至極短夏至立八尺之表連測

十餘年即列舊景日本釋圓通佛國歷象編云承天蓋即慧嚴之言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又與黃武中所譯出摩登伽經明時品明測影之法承天蓋或據之耶

世說言語門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莫字揣摩之詞意與或近秦檜言莫須有之莫字正與此同俞理初謂莫字一句須有一句非是俗語約莫亦揣度之詞

周張弧素履子履義篇云羅敷沈河秋胡永爲乖義之夫以羅敷爲秋胡之妻當是誤記

抱朴子臣節篇儀蕭曹之指揮杜少陵詩指揮若定失蕭曹句本此

唐闕史楊江西及第條時搜訪草澤方急色目雅在選中元時以色目分種人色目二字本此

史記扁鵲列傳正義引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人號之爲扁鵲此說甚通晉平公時之師曠殆亦以其類軒轅時之師曠故得此名不必致疑於列子也離婁公輸般亦當不止一人知此可以讀古書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萍鄉文廷式撰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言明之文臣雖入內閣未晉公孤不敢繫玉至尚書之加銜一品乃異數也南都擁立自輔臣及尚書都御史無不加保傅銜武弁濫恩尤多董孟禮日賜玉乃從來重典文臣尤關氣運尚滿八條則天下亂矣未半年播遷版蕩果驗其言孟禮蓋聞之乃翁玄宰先生云國朝武臣之得文階亦出異數而甲午春日武臣乃多得尚書宮保銜者未幾亦遂有倭人之亂甚矣恩賞之不可僭濫也

王符潛夫論務本篇云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其拷論雖過激而教學者不可不知

潛夫論卜列篇云有妄傳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又論衡詰術篇云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內外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又云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拔五音之術至宋猶行然二王生漢末已譏其誣妄矣王符稱京房爲

先儒京房吹律定姓而符不信五音尤有識也

嬉戲之事如彈棊蹴踘之類皆失其傳惟圍棋則尚仍古法但增十七道爲十九道而已淮南子泰族訓云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踦而取勝食兩者得敵兩子予踦者棄一子予敵也今術猶然

鹽鐵論疾貪篇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此西漢春秋經說即禮不下庶人之義韓宣子稱春秋爲周禮此亦其一端也禮不下庶人者言上不深責以禮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下云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是庶人亦有當習之禮矣韓詩外傳卷五云王者之政

賢能不待知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公卿大夫之子孫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之子孫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諸士民之分以禮義爲主非人主以私意得而升降之也白虎通五刑篇云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禮不及庶人者謂酬酢之禮也又曰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

又險固篇引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漢時庶人賜爵蓋用戰國舊制

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固夸美之

詞然足見開國之始便用奄人宜終致趙高之禍按呂覽當賞篇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臣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奄變禍秦不始於趙高矣

荀子勸學篇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此言禮樂有大法而不能說人詩書有故事而不切今世春秋義隱約而不能速曉皆方於其人之習方與妨通言方則不周不徧也習字句絕楊倞注以當釋方郝懿行補正又讀方爲旁爲傍並非

不苟篇入乎耳出乎口楊注未詳所明之義愚按凡聽

言必先出口而後入耳此言入耳而後出口故爲說之難持者也或曰卽出出口云云亦非

喜則輕而翾楊注翾小飛也或曰與懁同說文懁急也愚按翾與儇通詩齊風毛傳云儇利也非相篇鄉曲之儇子楊注云與喜而翾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於義較長呂覽士容論其狀朖然不儇高誘注云不儇給巧僞亦以儇爲輕也

非十二子篇敘仲尼子弓云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案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與宰我論五帝德而戒其告人是不欲以大古告人也荀子所言蓋近於老子之說故

非十二子而於老氏楊朱無譏也

故多言而類聖人也案類亦法也楊注類於禮義誤

儒效篇出三日而五災至案五三二字疑當互易

夫又惡有不可爲遂選焉以進案焉語助辭當屬下句讀

王制篇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楊注惠恩惠也按恩惠即下文與孝弟收孤寡補貧窮之類郝懿行釋惠爲順謂以不治治之非是

偃然案兵無動郝懿行補注曰荀書多用案字爲語助唯案兵之案與按同按抑也止也余按此文當作案然

假兵無動傳篇者互易耳下文案然修仁義是其例又
呂氏春秋蕩兵篇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是偃兵
二字之證郝說未諦
我今將頓頓然日日相親愛也案頓頓猶肫肫也
富國篇是天下之事也案天下之事猶言天下所有事
下文不足非天下之公患文義正相似王懷祖云當作
天之事說
王霸篇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俞蔭甫平議曰恬當
作姡詩有靦面目毛傳曰靦姡也爾雅靦姡也李巡孫
炎注並曰人面姡然是姡然為人面之貌余案姡為人

面之貌何得引爲無耳目之貌俞說甚難而實非也富國篇云輕非與而恬失民楊注並以安訓之此恬無耳目恬字與好字對舉即下文恬愉無患難之意不必改字

議兵篇隴種東籠　案隴種即籠東也古人文變而義不變即可迭用屈原卜居突梯滑稽宋玉風賦楊雄賦柴虒參差披麗披離皆此類余曾撰雙聲疊說字攷詳言之

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　案此言要在大王王字句絕晏子雜篇益成适曰凡在君耳與此文義正同近人或

連九字爲句誤

中試則復其戸　案中試卽中式也

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　案此言盡其在己而不能必其成功文義甚明楊注云謂成功忘其豫備說固繚繳盧召弓校注以成不可必也五字爲起下之詞亦非

殷之服民　案服民旣服之民也不服者爲頑民其服者卽謂之服民矣近人或謂當作民服者非是

不留衆　此謂不留兵戍守之也楊注云不久留暴露於外非是

凡在於軍將帥末事也楊注云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
此言請故引以答之　案楊所見本軍當作君盧校軍
改君是
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　案楊注鞈堅貌王
懷祖曰鞈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文選曲水詩序注引
荀子正作堅御覽兵部八十七同與楊本異尒雅說
文訓防扞也蓋亦禦敵之具當屬上句讀如金石上楊
本說衍堅字耳文鞈字或是鞈字之譌本篇冠軸帶劍楊注軸與胄同是也
强國篇無僇乎族黨楊注云大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
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云云　案僇字當是

繆守之說繆與穆通言子發不受寵錫無以和穆其族黨而抑畢其後世也注太迂曲

天論篇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　王懷祖讀書雜志以已其爲以其余謂不然已其皆當作其已文法小變耳上文云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故此言所志於天者其已見之垂象者也所志於地者其已見之土宜者也所志於四時者其已見之延數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其已見之和順者也知

作和者是志卽志慮之志楊釋作記識誤

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　案世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無一至者正與並起相對成義楊注謂一世之中並起誤

正論篇彼王者之制也制當作至上文湯武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下文是王者之至也並作至是其證此獨作制者涉上文不受制下文制械用而誤

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　案與字當在則字上讀平聲禮論篇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其例楊注讀為預俞蔭甫讀為舉皆非

禮論篇持手而食者楊注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

案正文及注持字皆恃字之誤

類而不功　案功與工通

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楊注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殉葬殺人與賊同也王懷祖曰墨與惑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樂論云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　案此篇皆言墨子薄葬至等之道而下文以儒者折之此墨字必指墨子楊注不誤且墨字無瘠薄之訓蓋當時皆知薄葬為墨道故荀子以惑賊並舉正

所以深詆之王懷祖每以後世文法繩古人其得者固多其失者亦未易僂指數矣

樂論篇美善相樂　案宋本如此元刻作莫善於樂王懷祖曰美善相樂承上五句而言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爲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淸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何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爲是余按此節以淸成明平寧五字爲韻若贅美善相樂一語亦復成何文理且下文君子

樂得其道云云自承樂者樂也而言與此句何涉此處自當從元本作莫善於樂古人詞緟意複似此者多禮記中似此文法尤未易悉數懷祖必以宋本爲然所謂甚難而實非也

解蔽篇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注裏當爲理材或爲裁　案楊注材或爲裁在裏字下則非上文材官之材疑荀子本文作而裏材宇宙轉寫奪誤耳

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　案贊當讀如論語鑽之彌堅之鑽楊注贊助也誤

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案道經黃帝書也詳見余所撰黃帝政教考

則不足以決庶理矣　案庶理宋本作麤理是上文言槃水微風亂之則不可得大形之正此言心小物引之則不足以決麤理蓋大形尚不得則無論小形麤理尚不決則遑言精理微與大小與麤亦相對成義文法極精盧召弓校注乃從元刻作庶理失之

正名篇後王之成名又云是後王之成名也　案荀子一書言後王者皆不知所指或曰謂周之文武然王制篇儒效篇並云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以後王與三

代並稱則非文武可知此篇云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則荀子所謂後王尤與周無涉楊注正名篇云後之王者其注非相篇云後王近時之王也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荀子以近世之明王自成康以來未有可稱者錢辛楣養新錄卷十八云七國僭號名雖王實諸侯也孰可以當後王之名若論後之王者則荀子何能知其成名是楊注亦非也非相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荀卿之時二周藐焉六國爭雄孰爲天下之君哉又云欲觀千歲則數今日而荀子書每以亂今與治古對稱果何有足法之王哉蓋荀

子之意欲採六國見行之法爲後王立一代之制故非相篇又云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正名篇曰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劉端臨云其人荀卿自謂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余亦謂正名二字本之論語其言有王者起作新名卽謂後王之成名是荀子法後王之說蓋卽以春秋當新王之意與孟子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意正不殊惟其不卑時君所行故不免以平原信陵與伊尹比干同稱而於秦之風俗吏治皆有所取此史公所以有近己議卑之詞耳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　案此節言五官能簿物類而不能知心能徵知而不能說則人所同然與不知等此五官心知所緣而為同異不能不為分別然後隨命以名文義甚明楊注及各家所說均不得其解

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楊注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　案注當言兩馬俱白而各有一身此所字指同狀之物言佛家能所之所字釋詁者本此

君子篇刑罰怒罪　案怒當作過

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　案一自善文不可通蓋自字隸或作百離而爲二遂誤衍一字矣

成相篇主忌苟勝　案忌苟二字誤易言主苟忌勝而羣臣莫諫則必逢災如殷受隋爍之類是也

請布基慎聖人　顧千里曰人字不入韻疑有誤俞蔭甫疑當作愼聽之余案下文請牧基賢者思則布基而順聖人牧基而思賢者文正相儷非有誤字也人字或用合韻或竟不入韻不必以後人文法繩之也

宗其賢良辨其殃孽　案此何應十一字乃僅八字顧綱頻疑倘少三字余謂此變調以作結非有脫誤也下

文道古賢聖其必張託於成相以喻意亦正是此例

賦篇百姓待之而後甯泰楊注寧泰當爲泰寧　綮泰字誤衍下文百姓待之而後寧也亦無泰字可證

大略篇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綮荀子非十二子有孟子其言性惡亦顯攻孟子性善之說而此條獨記孟子之善余考其全書用孟子之說者甚多蓋門徑雖殊而同出儒家故有不能不相襲者也

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郝懿行曰休息一耳此別言之猶檀弓言君子曰終小人曰死之意余按郝

說夫論休當作佚字之誤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列子天瑞篇引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外篇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伏即佚葬之佚曰息曰佚正所以別君子小人與檀弓之例不殊也列子天瑞篇正作小人佚焉是其證禮記月令無休于都呂氏春秋孟夏紀作無伏于都是休伏二字形近易誤之證

氐羌之虜也　案呂覽義賞篇云氐羌之民其虜也文義較備

正君漸於香酒　案香酒甘酒也呂氏春秋仲冬紀水

泉必香高誘注香美也水泉善則酒美也是香酒之義楊注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義太迂曲或楊所見本於作如

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　案此節與荀子法後王義正相反蓋此篇弟子雜記之詞多儒家之舊說非荀子之新義也

宥坐篇綦三年而百姓往　案往王也百姓往則王道成不必依韓詩外傳及說苑改作從風字

老無以教之　案之當作人楊注云無才藝以教人是

所見本末誤

法行篇怨天者無識　案識通作志

堯問篇是其所以淺也楊注淺近　案荀子書每以淺與博對呂氏春秋先己篇吾地不淺高注淺褊此言不廣接士則聞見褊狹不博也楊注稍迂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王懷祖雜志曰欲字蓋誤衍　案欲字上當奪從字諫上篇從欲而輕誅諫下篇從君之欲不足以持國是其證從欲即縱欲也

寡人不足以有約也　案約當作爲草書形似而譌

粲巨據扁入歌入虞　盧召弓曰扁字疑衍粲扁密也呂覽君守篇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是扁字之義

雖不去彗星將自亡　按星當作彗下文何假在彗亦無星字

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　昔者當作昔吾

內篇諫下涷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孫淵如曰太上尊辭散藝文類聚作弊是洗弊爲韵余按洗弊不得爲韵此文當作太上散我若之何靡字涉下文太上之靡散而衍太上散猶老子言朴散也洗散古韻互叶

如虎之窟如蛇之穴　如往也
公若請釋之　案若當作曰涉下文而誤
以誰與圖霸哉　以字誤衍
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　案兩而字皆當作如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如即勿如是其義左氏傳宋襄公泓之戰則如勿傷則如服焉二如字亦作勿如解
內篇問上其晏子可謂廉矣　案當作其晏子之謂矣
然則何若敚曰　案敚當作對
止海食之獻　說苑君道篇曰海人入魚景公以五十

乘賜茲草蓋即海食之獻又案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侮食來王李善注曰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此文海食或晦食侮食之異文則是地名故與公阜對舉矣

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　按荀子曰太公誅華仕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有居士狂矞華仕昆弟二人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太公執而殺之是齊不容隱士晏子謂隱則非賢猶太公之家法也內篇問下以傲世樂業爲狂或以退處山谷爲非義皆非斯意也

肅于罪誅　肅疾也

內篇問下靈貴側賤　側通作厠

下無諱言官無怨治　案此文疑當作官無諱言下無怨治老子曰國多忌諱而民彌貧諱言自當指在官者言之又下文晏子對吳王曰民無怨治怨治自當屬在下者言之傳者誤易耳　雜篇有民無諱言詘對君上好善言之蓋臣名通稱也

利通不能窮業不成　窮業當作業窮

行精而不以明汙齊尙而不以遺罷　案精當作清濟尙二字有誤

何若則可謂榮矣　何若上誤奪人字當據標題增

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　乎字誤衍幸字涉上文而衍

內篇雜上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孫淵如曰已說來爲韻按當以哉來爲韻孫說誤淵如於韻學甚疎茲不悉正之也

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　案微猶無也下文司馬穰苴篇同

中有丹書　按丹書蓋即印刻所謂朱文也

然吾失此何之有也孫淵如曰未詳余案有字誤衍晏子之意謂吾失此齊將何往邪蓋傷不得見賢之甚下節載晏子出奔北郭騷殺身以明其賢正於此文相接

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　特字誤衍

內篇雜下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　案以字當在周之建國上

夕者昔與二日闕　夕者即昔者也

夜者公昔二日與公闕不勝　案公闕二字誤易

不然臣非不知也　說苑無上不字是

是時也公繁于刑　案今本晏子多辟入左氏傳文如此節敘事引詩尤與全書不合亦可謂不善讀者矣

險而顯近而結　結當爲遠字之誤也顯遠爲韻近而遠言雖近而不瞇深淵如云親近而結於詒失之

毋變爾俗　俗習也

外篇人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　案能猶而也具數也益附益也此難得其知也　其當作而羣書治要正作而誤衍其難二字

故晏子歸備載　故字誤衍

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　馴通作訓

翱翔之節　翱翔即翱蹌也呂覽尊師篇飛翱翔畢沅曰翔與蹌同

湯有弑其君桀有亡其兄　二有字涉上文而衍

家不貧則不慍朋友所識有良隣則日見君子　案此飾皆有韻之文此二句友字爲韻所識二字疑衍文或

識字係眉字之誤

合通寡人也　合通作盍語助辭莊子列禦寇篇闔胡嘗視其良釋文云闔語助也是其證俞蔭甫平議以合字爲否字之誤非是

劉向敘錄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世說言語門注引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與此略異　李石續博物志卷八云劉向敘晏子春秋稱古冶子曰吾嘗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從而殺之

孫子火攻篇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按晏子外篇曰久喪道哀費日又曰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又曰揚干戚鐘鼓竽瑟以勸衆以爲費財留工職國采策曰徐其攻而留其日此費留二字之證杜牧之曰留滯費耗賈林曰費留惜費也均不得其解

呂氏春秋重已篇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下堂　案窺當爲窴字之誤也窴當爲貌貌亦內而鳥驚聚貌亦當爲窴與下文貍處堂而衆鼠散衰絰陳而民知喪竽瑟陳而民知樂三句一例皆謂物在此而喻在彼也高注窺見也於義稍隔

貴生篇迫生爲下　案迫生言被迫逼而猶生也注謂促欲得生非是

情欲篇九竅寥寥曲失其宜注九竅皆寥寥然虛曲過其適以害其性也　案曲有並義曲失其宜言並失其宜也荀子禮論篇乳母飲食之者也慈母衣被之者也君曲備之者也曲亦並也注誤易繫辭曲成萬物而不遺曲亦當訓並

功名篇大熱在上民清是走　案清當作凊非了人間世變無欲凊之人陸氏釋文云凊七性反字宜从冫从氵者假借也

盡數篇因長而養之畢沅云舊校養一作葬案此段用

韻善字非也余案精氣之來也以下五句皆承上文而言上文集於羽鳥與爲飛揚此則曰因輕而揚之上文集於走獸與爲流行此則曰因走而行之上文集於珠玉與爲精朗此則曰因美而良之良即朗也上文集於樹木與爲茂長此乃曰因長而養之是以長屬樹木言而養字別爲一義於文不順原文當作因善而長之以樹木爲善猶以珠玉爲美也寫者誤易後者以韻求之遂改爲養耳下文因智而明之承上文集於聖人與爲敻明數句正是一例

百節虞歟　案虞通作娛慎人篇許由虞乎潁陽注虞

樂也是其義又忠廉篇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亦通作
娛注虞囘也非是
論人篇中情潔白不可量也　量疑涅字之誤
圜道篇以言不刑蹇　按刑與形通言形無常處故不
蹇難也莊子秋水篇無拘而志與天道蹇是其義注云
無刑法故蹇難誤
誣徒篇若晏陰　案此句上下文皆四字爲句此句當
闕一字
於師慍高注云慍怒也不能別是非故怨於師　案原
文當作慍於師與下二句一例高所見本尚未誤

用衆篇凡君之所以立乎衆也　乎字係者字之誤

楚魏之王辭言不說注云不以言辭爲說　案注意未明此言孟賁雖將爲悲而邊境不悲者一人之勇也楚魏之王但辭言有不悅而齊之境內已修備兵士已修用者楚魏之王得之衆也說悅古字通

大樂篇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　案此古說地圓地動之證

彊爲之謂之太一　案爲亦謂也文變耳畢校云彊爲之下疑脫名字非是

先聖擇兩法一　案擇通作釋釋舍也

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畢校云疑當疊知一二字余按此文當作爲聖人知一一則明兩則狂寫者誤一字重文爲明字重文耳

侈樂篇制乎嗜欲無窮　制乎二字涉上文而衍

適音篇以生全則壽長矣　以字誤衍

衷音之適也　衷音即中音

古樂篇空竅厚均者　空竅即孔竅

降通漻水高注云降大漻流　案通字涉上文而衍高所見本尚不誤

蕩兵篇有巨有微而已矣　巨微猶言大小高注云巨

猶略微要妙未嘗

懷寵篇而士民黔首高注一命爲士民　案既言民又言黔首猶莊子屢言天下之人百姓古人自有此緟複文字注强爲之說非是下文故兵入於敵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免矣亦以民與黔首並舉此例甚多

得民虜奉而題歸之　案歸字俗書作[illegible]故誤衍題字矣

憂恨冒疾　冒疾猶媢嫉也

論威篇窅窅乎冥冥　案乎字衍呂覽似此句法甚多畢校云衍一窅字非也鹽論卷五冥冥窅窅即用此語

以塗塈塗則陷　塗泥也適威篇若璽之於塗也與此塗字義同

決勝爲神則能不可勝也　能字涉注文而衍

愛士篇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小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高注曰此逸詩也　案羣書引詩未有稱所謂曰者且數語亦不類詩詳繹此文當再疊一君字以詩之所謂曰君爲句秦風終南其君也哉爲美穆公之詩故此書引獲晉惠公事而證之曰此詩之所稱曰君也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二語即解君字之義或即古終南詩傳或呂覽引伸之詞不可詳矣

順民篇遂大闢王宮　大字涉上文而衍
節喪篇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　案生者所甚
欲謂珠玉國寶之類高注甚欲欲厚葬也非是
異寶篇為我死王則封汝　畢沅曰為字衍余案為猶
若也長見篇為不能聽御覽引作若是二字通用
至忠篇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
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　案穆通作繆子培奪王隨
兕犯暴不敬之名所謂繆行也高注穆美也非是
介立篇今晉文公出亡　今猶昔也
序意篇三者皆私設精　設當作役

有始覽南方曰巨風　按巨當作豈字斷爛耳豈凱同音通假字

應同篇天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　農勉也

務本篇嘗試觀上古記高注云上古記上世古書也案正文及注古字並誤衍貴公篇云嘗試觀於上志注云上志古記也務大篇同此注亦當云上記上世古書也且此篇述三王之事於秦亦不得爲上古也

諭大篇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　案空孔也言一孔之中不能容澤陂也或曰空字蓋穴字之誤不二篇物出乎一穴舊校云穴一作空是其證

懷寵篇且成而賊民　且將也

長攻篇遇時雨天地也　以上文例之地字誤衍

遇合篇嫫母執乎黃帝　執通作褻

慎大覽紛紛分分其情難得　案分分猶紛紛也文變而義不變古人文字此例甚多注以分分爲恐懼則其情易得矣非是

下賢篇神覆宇宙而無望　案望當作對與宗窮終爲韻篆文相近而誤高注云無望無界畔也望亦對字之誤王伯申讀書雜志以望字爲埒字之誤非是

貴因篇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　取當作既字之

誤有讀爲又

察今篇末云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案此篇所言大旨與荀子法後王之說相近疑卽荀子之遺言故專就楚國立說所以說春申也

觀世篇得士則無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　畢校此疑比案此字不誤悔過篇云穿人不用蹇叔之謀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文義正同此有故義察今篇此任物亦必悖矣亦言故任物亦必悖也

樂成篇投之無戾投之無郵注郵與尤同言投棄孔子

無罪尤也　案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此竊於陳蔡之時耳若是時孔子方用於魯民豈能投之而無罪尤乎注說非也無戾無郵疑皆指人跡罕到之地與詩投畀有北投畀有昊句法正同皆怨毒呪詛之詞

正名篇是刑名異充而聲實易謂也　刑與形通聲實易謂當作聲謂易實上文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注充亦實也聲謂易實猶言名不稱實與篇目正相應

君守篇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　案象當作爲俗象字作爲與爲字形近故致誤此文以爲與化韻與上句以形韻成下句以耶韻能一例

知度篇襄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　按何當作可爲

謂通用畢力下當有矣字

審應篇田詘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

其聖乎　知字誤衍耳當作而

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　案春秋

之宋戰國之趙皆有息兵之意公孫龍曰偃兵之意兼

愛天下之心也故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昭王亦善

之應言篇　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亦言偃兵莊子余謂以兼

愛爲名其說可以劫持天下然學者以此爲教則可國

家以此爲政則必不行是以凡爭戰之世必有是說而

柰是以消除劫運也

淫辭篇空雄之過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　案此和約之始呂氏已謂之淫辭矣

前乎與謼　案乎與呼通

離俗篇募水注云音千伯之伯畢沅云募無伯音　案千伯即阡陌募陌雙聲字漢書地理志開阡陌顏注云伯音莫白反是其證

有可以加乎　有讀爲又可與何通

高義篇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　墨子作是我以義糶也謨當從呂覽義讀如尙書鴟義之義後世以義字

爲義子卽此意

用民篇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　此言伊尹太公之屬注曰終一人之身爲世非是

適威篇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畢校云此二句疑當作則難以爲繼矣難以爲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則上又從而罪之高注非之罪其爲也　案爲通作僞高注不誤畢說非是繼知當作繼之莊子則陽篇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與此文義正合

貴信篇末物固不可全也　案此篇以貴信標題旣許管仲前失後得更不必慨其不全疑此本舉難篇起句

脫爛在此耳物固不可全也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文義正相銜接下文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亦與此句呼應呂覽一曰二曰等字皆後人所加非原文此其證也

恃君篇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　今天下民主之國亦有總統即所謂君道不廢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　物當作勿與貴公篇利而勿利句同章字誤衍下文云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正與此句相應

長利篇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　案封字涉下文而衍

知分篇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　案能兩活者乎當作而能活者乎

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　案理數二字詮義甚塙

達鬱篇君可以出矣　出當爲止形近而誤

孰當可而鏡　可而鏡猶言可以鏡

行論篇齊國以虛也注虛弱也　案虛通作墟注誤

觀表篇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　案不

字誤衍聖人則可以飄猶列子所謂御風而行也

爰類篇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注言公取石以代子頭乎其不與邪　按審為篇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亡其不與畢校云音否歟此處不與亦當音否歟高注誤也

慎行篇於是掾崔氏之子　掾讀如謠詠之詠

疑似篇墨子見岐道而哭之　按各書皆以此為楊朱事是楊墨之所同也

禱於王路　禱當作幬

貴直論臣少而好事　事當作直高注云王胡不能用

意之好直是所見本尙未誤

過理篇剖孕婦而觀其化高注視其胞裏畢校云裏當作裹亦疑是褢字　案褢即詩不離于裏之裏注非誤字畢說非是

贊能篇舜得皋陶而舜受之　舜受當作堯授授字注尙不誤言得聖人則得天下也以上下文證之可見

自知篇鍾況然有音　案況與皇古字通

別類篇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案此文亦當作物固不必可推知也與上文類固不必可推知也何同例高注亦從而誤

有度篇客有問季子高注季子戸季子堯時諸侯也

案高注未知所本呂覽三引季子之說季子當是戰國學者著書而呂氏引之莊子則陽篇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季眞或即季子

淸有餘也　案淸亦當爲淸

士容論狠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　敢字涉注文而衍

辯士篇實其爲敵也　實當作寔寔與是通

審時篇多粃而不滿　滿當爲盈與芳香衡長爲韻漢人避諱改耳

如此者不飴畢校云御覽八百四十二作餲　案作餲者餲之誤字也餲與飴至今通用

論語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各家注說皆牽強
愚按當於先後二字略豆言君子之道何者宜先則傳
焉何者宜後則暫息而不傳焉傳倦爲韻故特用倦字
文義甚明無煩強解
莊子逍遙遊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韓非子顯學篇宋
榮子之議設不鬬爭蓋卽此人
猶時女也　時是也也與邪通言猶是汝所開邪
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案此節成玄英疏
云馬彪將四子爲齧缺便未達於遠理劉璋推汾水於
射山更迷惑於近事注莊子者有劉璋當考

齊物論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案此節是字皆作此字解文義甚明郭象注誤以爲是非之是故說多繚繞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此節彼與是對文是皆此也惟此亦一是非句變文以避下文是非之是果無彼此故無對於天下是道之中樞奚郭注惟彼是相對四字得之餘皆誤解

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　是亦此也故下文

云與彼無以異

人間世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案郭注云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是讀惡爲如字與上文仁暴義合陸德明音義云惡有烏路反非是

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　下字涉下文而衍

大宗師忘身不眞非役人也郭注曰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　案忘身者蓋忠爾忘身之類役人猶言臣僕也下文舉狐不偕至申徒狄八人可見注似誤會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

相及　案此節論語道不同不相爲謀之意方者地道
方以內則人間世之道也
應帝王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　案弟靡與波流對
文弟不當讀如穨當如字讀弟靡者若弟之從兄也天
地篇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弟字義與此合
弟靡波流皆隨所見而後動故不知其誰何也波流崔
本作波隨是蛇何靡隨古韻同部也
駢拇篇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　案多駢旁枝當作多
旁駢枝旁與方通即上文所謂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
是也

胠篋篇解垢　疑卽邂逅之異文

在宥篇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智邪是相於疵也　四相字皆當作抇形近而誤抇與汩通

天地篇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釋文軼音轍　案陸音未知所本疑當於車字句絕軼字自爲一句郭注云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正以矯詐比車之軼其讀法當如此也

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　案兄弟有先後之義呂氏春秋辯土篇云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

其辱也長其兄而去其弟又云不知稼者去其兄而贅其弟高注云殺其大者養其小者吳語云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韋注云長先也弟後也意林卷五引唐子曰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論德則文兄而桓弟其用兄弟字正與此文意同郭象注不肯玄謝堯舜而推之爲兄極介莊生本旨元嘉本兄作足近人孫仲容札迻又讀兄爲況以弟爲夷並非是

繕性篇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　誤疊一俗字注强爲之說非是

秋水篇一虛一滿　按滿當作盈與生成形爲韻漢人避諱改字

我諱窮久矣　諱違之叚借字違窮卽求通也

外物篇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　案下三句皆承恃息言殷盛也言息不盛非天之咎天日夜穿之與人相通而人自塞其竇也郭注未得其解

達生篇不外從　從當作徙字之誤郭注無所變從從亦徙之誤也

山木篇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案呂

氏春秋必己篇周將處於材與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文義較備此處疑奪一句

居得行而不名處　處字涉注文而衍

知北游篇故棄予而死句已矣夫句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予之狂言當作予之狂言下文弇堈曰猶知藏其狂言而死正指老龍而言

徐無鬼篇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此何上當有闕文言勾踐滅吳之後種不知愁其身也

則陽篇佞人正德　佞疑作仁

雖使邱陵草木之緡　案緡當讀如珉言山林草莽之

民一無所知者入舊國舊都者猶十人而九爲之暢然況見見聞聞之士乎郭注緡合也司馬彪云盛也似皆未得其解又案暢然疑是惕然之誤

除日無歲　歲者日之所積除日則無歲矣注云無始無生則歲月之計除非是

而何以爲存　爲存當作存爲言不必存問之也

此則所謂然與然乎郭注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案然與下脫未字郭所見本何不誤

寓言篇矣稍問也　今俗語云何消問何消說消卽稍之音轉

列禦寇篇陰陽食之　食通作蝕

陸元恪毛詩草木疏椒聊之實條云椒聊聊語助也螽斯一條釋螽字不釋斯字蓋亦以斯字為語助也袁文甕牖閒評尚知此例

又元恪書於司馬相如楊雄劉歆樊光許慎張奐皆直稱其名獨於鄭君稱康成而不名是元恪固鄭學也其書兼采三家亦鄭之學派又中谷有蓷一條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蕳魏人未有二名元明亦必其字元恪尊之如此疑周博士固康成之弟子而元恪之本師矣

墨子當學儒術見淮南要略論既而非儒王肅幼習鄭學周禮媒氏正義引王肅論曰吾幼爲鄭學既而攻鄭程朱皆由禪學入手而闢佛尤深顏李皆由道學入門而譏宋最切本末異同之故在當人或不自知然皆可云獅子身上蟲自食獅子身上肉者也謝程山張楊園皆初學王學既而尊朱以闢王昌黎所言不叛去者正不易得也

愼子民雜篇無能取去焉　按能字涉上文而衍、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　自字衍君人篇大君任法而弗躬句法與此同

德立篇疑則動兩動兩則爭　按當則疑則動兩則爭故下文云雜則相傷動兩二字不當複出

說苑君道篇尹文曰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　按原文睿當作容故引以證容衆容下後人依今本僞書妄改

諫者勿振以威　振通作震

臣術篇伊尹曰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九卿之事常在於德大夫之事常在於仁列士之事常在於義　按此以道德仁義爲公卿大夫士相去之序卽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之說此道家伊尹書之遺言也

建本篇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愼

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　按吳起傳春秋此其遺說之僅存者

周公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　商子蓋即商高

曰以自虞　虞通作娛

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　按聖人設教不名爲儒至受而傳之者皆老師宿德之人人舉稱之爲儒由是遂曰三皇五帝以來相傳之聖道爲儒教此由後目前之失也子政此言最有分寸余別有釋儒一篇詳之

立節篇別君而異友斯汝也　按斯汝也猶言是汝耶

貴德篇符里鄧析　按符里即管仲所詠之付里乙見

荀子口口篇本書指武篇云管仲詠史附里金樓子雜

記篇云管仲詠史符

筦仲上車曰嗟茲乎　按茲亦歎辭戰國秦策平原令

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嗞乎司空馬又詩之子兮子兮

子字與茲字義亦同

隱公貪利而身自漁　按此言自漁則春秋譏觀漁者

爲君諱也左氏傳陳魚而觀之蓋亦因魯史之舊文

復恩篇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　汝字當在得從下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

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韓非子外儲說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與此略同緯書言夫子作春秋游夏莫能贊一辭是子夏固傳春秋之學者其言非一日之事亦本之易繫此聖門經學大義之僅存者也韓非又引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政理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　按楊朱之說列子所引外僅見此條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　按此或春秋家之舊說而子政述之

正諫篇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此春秋家之舊說序義蓋推春秋之義而說之也賢泄冶與左傳義異曹羈事亦不見於三傳

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荊文王乎　此述蕭何王陵之言不知出於何書然據此則知漢興諸臣亦頗通傳記也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　天字誤衍

敬慎篇帝辛之時爵生鳥工人占之武丁之時桑穀生於朝工人占之　按巫字从工殷之巫稱工人蓋即巫

之本字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眾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　按此節似古箴銘以虧微追幾為韻幾何當作何幾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　按此子路弟子姓見於傳記者學於子路而恭敬則夫子修己以敬之教子路固聞斯行之矣

善說篇臣聞周氏之嚳　嚳即獒之假借字

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

按不若猶言否則若也下文三不若並同士當作世字之誤

孟嘗君涕浪汗　按唐人詩多用淚闌干語闌干即浪汗之轉音

倉廩盈而不虛　此盈字原文亦當作滿

奉使篇蔡使師强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强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　韓非子外儲說載衛君入朝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是朝聘之時稱

名甚重也惟强堅無不美之義蓋當時老子之書盛行其戒强章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又云堅强者死之徒此言王堅師强則王夷師熸之類矣故楚王大怒而伐之也

至公篇帝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其子孫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　按此亦以易乾卦爲堯舜禪位之卦何晏諸人之義實本之子政也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

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　按此孔子折獄之法後世所當遵而行之者也辯與徧通幾庶幾也

說叢篇愚者行閒而益固　閒當作闇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案秦信同姓於史無徵是時漢祚將移王氏執政子政以宗室上疏屢陳親親之言此條必非其意蓋法家之舊說而子政雜採之者也

雜言篇庸知而不遇之於是　當作而庸知吾不遇之

於是

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　孝子當作忠孝

辨物篇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强禦也故劾嚴䏶而不爲驚懾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䏶賤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按子政說春秋大義如此此穀梁家之古義也

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鉥　鉥通作鷸

反質篇墨子曰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

吊將奚所施　按此文盤庚遷殷爲變法而設衍說申

懸時事篇曰盤庚遷殷革者卽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

眾寡盈虛不常厥道尙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是其證故

周人屢言復盤庚之政矣

魯人身善織屨予欲無窮得乎　按說苑每篇之首一

節皆似小序至修文反質兩篇則原本春秋極論禮樂

兼采備譔管晏以救時變乃子政生平所欲設施也至

於留意極書寄情倮葬難行者道終俯者身然後迫窘

著書述古昔告來學千載之下猶見其心故卒章云遊

無用之國欲無窮得乎其致慨已深非有冀於當時之

執政也
戰國秦策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必當爲止
韓楚必相御也　按御猶迎也迕也言韓楚必不能相
顧高注猶相瞰望也非是
傾弱曰臣之意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
見也秦王許之　按戰國時處士積重故雖始皇之威
尙能容不拜之士後世君權積重惟崇釋之世沙門得
不拜耳此亦士氣所以不振也
王之威亦憚矣　憚當係燀字之誤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　按上文稱

黃歇游學博聞故其言能引詩易荀卿依之蓋猶學術之相近也

齊策必表裏河而東攻齊　表裏河猶言夾河也

一人曰嚮天下之主有侵君者　嚮語辭

則郄車而載耳　郄郎老子卻走馬以糞之卻言退車而載耳凡唐以前刖卻字皆有退反之意

顏斶曰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從之　此戰國以前之易傳蓋眞商瞿以後之微言居上位云云蓋釋上文之辭也据通作踞

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黃校俊一作逡　按前淳于髡以韓子盧爲疾犬東郭逡爲狡兔則東郭逡不得爲狗名此三字疑有誤

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上不臣於王下不治於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按齊自太公誅狂矞華仕後不容隱士晏子一書亦再三詆之趙威后習其國事故所言如是非於陵子果有可殺之罪也

楚策鄭魏者楚之耎國　耎當作需需與懦通秦策甘茂曰其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

之需亦懦字也

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　此稱中原爲夏葢猶沿春秋諸夏之稱

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　按子通作茲說苑貴德篇管仲曰嗟茲乎秦策平原令曰嗟嗞乎皆與此同

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蕒不烈校曰吳氏正曰新造盩似言始構難今降戾之云當有譌舛或在吳字下　按新造盩當是官名猶大良造之類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危

按春秋當時傳記之名非必春秋經之古師說也

趙策借衣者被之　被通作破言披裂之不愛惜也

不識三國之愛秦而憎懷耶忘其憎懷而愛秦耶黃校

云忘鮑本作亡　按作亡者是亡讀爲無此抑揚之辭

漢以前書多有之

趙武靈王曰儒者一師而禮異　按禮家之說各有異

同蓋在秦漢以前讀三禮者當知此意

書曰去邪無疑任賢無貳　此趙靈王引書未必出自

尚書戰國時人引詩亦多不類三百篇凡此類者未可

據爲逸詩逸書也

田單問趙奢　奎單不至也　此篇知戰國之時刹在用眾今各國額兵多者至四百萬少亦十數萬而中國之兵無萬人可用者蹈常習故甚矣其危也

五國復堅而賓之　賓與擯通魏策其次賓秦同

魏策白骨疑象　此言疑象齒也以人骨偽象齒至今有之

願臣畜而朝　畜當作妾形近而誤

魏謂趙王曰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　按魏文侯重經術故魏有孝經春秋之學

衣焦不申　焦即今之皺字焦皺雙聲

偉筵乃儆公仲之行〻儆猶戒也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按循當作脩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　案今列子書無貴正之說知非周時古書也

所以不者此句法與論語子所不者正同知論語讀不爲否者非是

足下皆自覆之君也　皆字誤衍

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　此蘇代言齊事然卽此可見戰國之兵制蓋凡邊境之守臣皆得自專矣

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　按戰國時言三代事皆任意比傅以成其說汲冢瑣語記太甲攻伊尹亦此類也韓非外儲說以此爲潘壽語

其次長賓之秦　秦字誤衍

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　國策稱孔子者僅見

宋策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高誘注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則大尹無復專政之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則公常用宋矣注太后君母也與后共爲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褒也　按韓非子說林下以此爲白圭謂宋

令尹之說孝何必賀令楚賀者乃以楚脅其主也韓非子亡徵篇曰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此之謂也

中山策齊謂燕趙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　按魏欲帝秦而魯連卻之犀首立中山爲王而齊羞之蓋當時使命往來所重在此必列國許諾而後名位乃定今時五洲用此法也

李淳風乙巳占卷三引未央太一飛符九宮分野又云

未央不知何許人也漢孝安時爲千乘都尉長于陰陽氣數之術元初二年上書言太乙九宮事御有詔詰問未央各以理對制示太史下靈臺蘭臺石室賜未央金百斤增位二等拜爲安叢太守按未央書隋志不著錄未姓尤爲元和姓纂所不載

孝經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唐明皇注云始於天子終於庶人余按孝無終始終始二字承開宗明義章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而言大學云事有終始此言孝無終始蓋惟孝之事始終如一知所以修身即知所以事親也注說非是

楊雄太玄斂次六閔而緜郎縎蠡之異文故其測曰閔緜不戒不識微也言不能聞鳥聲而戒是不識微而知著司馬温公從宋陸范本作之戒似未得其解當從王本

廓次五測曰天門大開德不能滿堂也温公注曰二宋陸王測無堂字今從范本按楊子雲避漢諱每以滿代盈字此滿字亦當讀盈與上文生營下文平爲韻不必加堂字始協韻也范本似誤惟玄攡篇斗一南而萬物盈與生字爲韻疑原文亦當作滿

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太玄之所本故書

中用老子之說爲多如銳之次二曰迷腹達目次八曰迷目達腹此用老子爲腹不爲目之說也沈之次三沈于美測曰沈于美作聾盲也此用老子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之說也司馬溫公注亦云夷之次三嬰兒于號三日不嗄測曰中心和也此用老子赤子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之說也其他用其意者尤夥蓋略用歷法歸本道家是其大旨惟辭賦小學是其所長故後人獵其華辭此書遂不可廢矣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